

说真的,我对狗狗有着  
异样强烈的感情,有爱,有  
恨,有说不出的纠结。

幼年时代,父亲在杭  
州当公路局长,我兄弟姐  
妹五人中,有四人都由母  
亲带着住在上海,只有我  
一人留在父亲身边。父亲

公务忙,平常时候只有  
我一人在家,与一个老  
妈子作伴,日子过得很  
没劲。就在这种情况下,

一只无主小狗进入了我的  
生活。那时我住在西湖  
边一条幽静的街上,过往  
行人稀少,我家的后门经  
常开着,这只小狗总是蹲  
在门口,看见我就摇着尾  
巴站起来,模样可爱又可  
怜,我向老妈子要点吃的  
东西扔给它,它边吃边向  
我瞅着,嘴里发出呜呜的  
声音,好像是在说:“小  
哥哥,谢谢你。”事实上,  
那不过是只极普通的草狗,  
白色皮毛里夹杂着点点  
黑斑,谁都不会对它多看  
一眼,可是对于幼小孤独  
的我来说,任何活的会动  
的东西都是天赐良伴,这  
只会摇尾巴的小狗自然更  
是我的心肝宝贝了。我对  
小狗的感情与日俱增,终  
于有一天,我壮着胆子要  
求父亲收养它。大概是父  
亲见我一个人实在孤单,  
很爽气地答应了,而且给  
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  
“花花”。从此花花就成  
为我家的一员。我对花花  
宠爱有加,白天和它一起  
玩,晚上搂着它睡觉,吃  
饭时总是趁父亲不注意  
把夹给我吃的肉扔到桌  
子底下,表面上是我吃掉  
的,其实一大半都到狗肚  
子里去了!我和花花的情  
缘维持

蚕豆上市了,今年吃过  
几次蚕豆?记不得了。可  
从前关于蚕豆的事却不  
时地从记忆中蹦出来,好  
像就在眼前。

我们一家人老老小小  
都极爱吃蚕豆。我说是  
新鲜的小刚上市的蚕豆  
。就是后来在电影《龙  
马精神》里把那个二流  
子留根演得活灵活现的  
喜剧演员。当时在班上  
他就显露出很一般的喜  
剧天分。有一回,他想  
了个小品:自己扮演一  
个从城里来的贪婪的买  
豆客,看到田边一大堆  
刚摘下的新鲜豆,自付  
带来的口袋太小装不了  
多少,急得抓耳挠腮不  
知怎么办。旁边的人提  
醒他:“你还有条长裤  
,俩裤腿这么一扎……”  
陈裕德不会说上海话,  
只见他一边嘴里念叨:  
“啊!对对,裤子嘎(解)  
开……裤子嘎(解)开  
……”一边就把长裤  
脱下来了,内裤下露出  
两条麻杆似的细腿,把  
全班老师同学笑翻了!  
不过,好吃的蚕豆对另  
一位善演喜剧的同学来  
说却不是好事。那位高  
班师兄是广东人,有蚕  
豆过敏症,别说吃了,打  
蚕豆开花,他的日子就  
不好过了。“文革”中  
他在干校,因蚕豆过敏  
而发病,听说送到医院  
抢救,都给家属发病危  
通知了,后来总算弄到  
了一种什么新药,才把  
命给保了下来。还有一  
回他好端端在家,忽  
然难受起来,他妻子四  
处勘察,发现离家不远  
处有位退休干部在自  
家院子里种了一畦蚕  
豆,正是蚕豆开花时  
候。他妻子只得跟人  
说明原委,那位老干部  
也通情达理,就把蚕豆  
给刨了,这师兄也就  
没事了。

据说,对蚕豆过敏的,  
广东人居多,大概是遗  
传基因的关系。虽说我  
的外公是广东人,阿弥  
陀佛,我倒没有这样的  
过敏症,否则,就会让  
一家子都吃不了蚕豆,  
那可是人生一大损失  
啊!呵呵!

1958 年大跃进,我就  
读的上海戏剧学院搬  
到农村去办学,课堂  
就设在上海县上中乡  
的东湾头(现在那里  
早是一片高楼了)。半  
天在田里劳动,半天  
就上表演课,做的小  
品全是农村的生活内  
容。

有段时期蚕豆熟了,  
我们和老乡一起抢收  
蚕豆。那时蚕豆已来  
不及一节一节地掰了,  
得一手抓住蚕豆杆,另  
一手张开“虎口”从上  
往下撸,撸一把,少说  
也有三五节豆荚。一  
开头,我们这些城里  
来的学生,一个个撸  
得拇指和食指间的虎  
口血淋淋地皮开肉绽;  
慢慢地,手上也就长  
出硬皮老茧来了。

上海人吃蚕豆要吃  
新鲜的,菜贩子就等  
在田埂边,我们摘下  
多少,他们秤走多少;  
还有城里一些市民,  
直

了好几年。1936 年,  
父亲突发脑溢血去世,  
我被母亲从杭州接回  
上海,花花也被送给邻  
居人家,永远从我生活  
中消失了,但我因对即  
将开始的新生活充满  
憧憬,倒也不太难过。

## 唉,狗啊!

朱曾汶

1950 年,我和电台  
播音员张芝结婚,一个  
朋友去外地工作,把他  
养的一条德国名种狼狗  
送给我们。这条狗名叫  
铁诺,外表凶猛,其实  
性格十分温和。那时  
我们住在香山路,路  
尽头中山故居旁的复  
兴公园后门尚未封  
闭,我们每天傍晚牵  
着狗去公园散步,漂  
亮的大狗吸引了众多  
游客的眼球。每逢休  
息日,张芝常坐三轮  
车去巨鹿路菜市场  
买菜,铁诺衔着菜篮  
子跟在三轮车后面,  
寸步不离,路人争相  
观看,它受我们喜爱  
是可想而知的。但很  
快问题就来了。由于  
铁诺身躯庞大,洗澡  
只能在浴缸里进行,  
人犬同用一个浴缸  
很不合适,外加它食  
量惊人,每天要买成  
斤的牛肉拌饭喂它,  
日复一日,非我们的  
经济条件所允许,因  
此没隔多久只得忍  
痛把它转送给了别  
人。

1990 年,又有一位  
好友去美国定居,把  
他已养了多年的爱犬  
送给我们。此犬比铁  
诺更加高大威武,通  
体皮毛乌黑,英文名  
字就叫 Black。大概

接带了米袋、麻袋来  
装豆。生产队长干脆  
就在地头摆摊了。于  
是,上起表演课来,  
我们做的小品全是  
有关蚕豆的内容。我  
班有位同学叫陈裕德  
。就是后来在电影《  
龙马精神》里把那个  
二流子留根演得活  
灵活现的喜剧演员。

当时在班上他就显  
露出很一般的喜剧天  
分。有一回,他想  
了个小品:自己扮  
演一个从城里来的  
贪婪的买豆客,看  
到田边一大堆刚  
摘下的新鲜豆,自  
付带来的口袋太  
小装不了多少,  
急得抓耳挠腮  
不知怎么办。旁  
边的人提醒他:  
“你还有条长裤  
,俩裤腿这么一  
扎……”陈裕德  
不会说上海话,  
只见他一边嘴里  
念叨:“啊!对  
对,裤子嘎(解)  
开……裤子嘎  
(解)开……”  
一边就把长裤  
脱下来了,内裤  
下露出两条麻  
杆似的细腿,把  
全班老师同学  
笑翻了!

不过,好吃的蚕豆  
对另一位善演喜  
剧的同学来说  
却不是好事。

那位高班师兄  
是广东人,有  
蚕豆过敏症,  
别说吃了,打  
蚕豆开花,他  
的日子就不  
好过了。

“文革”中他  
在干校,因  
蚕豆过敏而  
发病,听说  
送到医院抢  
救,都给家  
属发病危通  
知了,后来  
总算弄到

了一种什么新  
药,才把命  
给保了下  
来。还有一  
回他好端  
端在家,忽  
然难受起  
来,他妻子  
四处勘察

,发现离家不  
远处有位  
退休干部  
在自家院  
子里种了  
一畦蚕豆  
,正是蚕豆  
开花时  
候。他妻  
子只得跟  
人说明原  
委,那位  
老干部也  
通情达理  
,就把蚕豆  
给刨了,这  
师兄也就  
没事了。

据说,对蚕豆  
过敏的,广  
东人居多  
,大概是遗  
传基因的  
关系。虽  
说我的外  
公是广东  
人,阿弥陀  
佛,我倒没  
有这样的  
过敏症,否  
则,就会让  
一家子都  
吃不了蚕  
豆,那可是  
人生一大  
损失啊!呵  
呵!

因为思念旧主心切,  
Black 性子十分暴  
躁,半夜里常  
常莫名其妙地  
吠叫,声甚凄  
厉,邻居啧有  
烦言。我们和  
它共处了一个  
月,实在难以  
为继,只好又  
把它转送给  
住房远比我  
宽敞的弟弟  
。Black 在新  
居作风更加  
“硬朗”,弟  
弟用皮带把  
它拴在花园  
里自来水龙  
头上,它野  
性发作,把  
水管也拉  
弯了,可见  
其力之大。

后来有一天,它竟  
然扯断皮  
带,闯进对  
面一家单  
位的大门,  
看门的老  
头有歪头  
病,刚刚花  
钱把病治  
好,被这个  
庞然大物  
吓得魂不  
附体,头又  
歪了,几经  
周折,赔了  
好几百元  
钱才算了  
事,但是弟  
弟也实在  
对它领教  
了,夫妻俩  
一合计,又  
把它转送  
给一所名  
牌大学,那  
几天地广  
阔,自有它  
的用武之  
地。

我的养狗史如果到  
此结束,倒  
也上上大吉  
,谁知到了  
2000 年,我  
和张芝刚  
刚欢天喜  
地度过金  
婚大庆,偏  
偏又有一位  
好心朋友  
给我们送  
来一只小  
京巴。我  
素来不喜  
欢巴儿狗  
这类小不  
点儿,但是  
碍于情面  
,只好“笑  
纳”。这是  
只出世不  
到三个月  
未经调教  
的幼犬,喜  
欢满屋子  
乱跑,啃咬  
椅脚,随  
地拉屎撒  
尿,使我们  
不胜其烦  
。但是可  
怕的事还  
在后头哪  
。一天傍  
晚,我牵小  
狗去小区  
绿地溜达  
,忽然远  
处两条大  
斑点狗向  
我飞奔而  
来,我以为  
它们要来  
咬我的小  
狗,急忙俯  
下身把它  
抱起来,就  
在这一瞬

间,两条斑点狗把我  
扑倒在地,  
我抱着小  
狗挣扎着  
爬起来,第  
二次又被  
斑点狗撞  
倒,只觉得  
左腰一阵  
剧痛,第二  
天一早去  
医院,X 光  
片诊断为  
左股骨颈  
骨折折,必  
须立刻开  
刀置换。我  
是个听见  
“开刀”二  
字就浑身  
抖索的人  
,不愿开刀  
而采取了  
中医保守  
疗法,卧床  
数月,骨  
头总算长  
好了,但  
经不住我  
游山玩水  
瞎折腾,数  
年后旧病  
复发,这  
回刀开不  
成了,我的一  
条腿也落  
了残疾,只  
能勉强扶  
着助步器  
走路,幸  
福指数直  
线下降。养  
狗养出终  
身残疾,这  
是我做梦  
也想不到  
的。我从  
爱狗一变  
而为恨狗  
。但后来  
有个懂行  
的人告诉  
我,斑点狗  
是天底下  
最和善的  
狗,那两条  
“害人”的  
斑点狗只  
不过想跟  
我的巴儿  
狗套近乎  
,并非存心

害我,我当时要是不  
蹲下去把  
巴儿狗抱  
起来就没  
事了,所以  
斑点狗是  
无辜的。经  
他这样一  
说,我对狗  
又恨不起  
来了。不过  
经此重创  
,我开始对  
狗怀有戒  
心,此生无  
论如何也  
不能再养  
狗了。

## 新民晚报



在韩国开会,中午吃饭  
时,我左边坐着韩国的  
文学教授,右边坐着来  
自台湾地区的作家。学  
几句当地话,总是这时  
候最安全友善的话题,  
渐渐说到由于社会形  
态不同,隔离已久的同  
一种语言就会发生变  
化。韩国教授说到朝  
鲜语言重音强烈,声  
音尖亮,忍不住轻笑  
一声。台湾作家亦轻  
笑一声,说起大陆语言  
的尖利语感。我坐在  
中间不晓得说什么。

峻急的面容,险峻的  
世事,幽深的内心,于  
是,语言中渐渐有了  
铿锵重音,语言社会  
学要是溯源,这就是  
显而易见的方向吧。

我之所以不知道说  
什么,也许因为我想  
同情,不想领受侥幸  
逃脱的庆幸心情。多  
年前,两个柏林合一  
初始,我西柏林的朋  
友曾大骂东柏林知识  
分子对资本主义制度  
的天真幻想,我还记  
得。

在柏林我体会到的  
,是双重的失望与反  
省,而不是急切的大  
同与对合流的释然。  
的确没什么人想回  
到过去,但也不意味  
着大家就得无限欢  
欣与侥幸地奔向江  
南 STYLE。

间,两条斑点狗把我  
扑倒在地,我抱着小  
狗挣扎着爬起来,第  
二次又被斑点狗撞  
倒,只觉得左腰一阵  
剧痛,第二天一早  
去医院,X 光片诊  
断为左股骨颈骨折  
折,必须立刻开刀置  
换。我是个听见“开  
刀”二字就浑身抖  
索的人,不愿开刀而  
采取了中医保守疗  
法,卧床数月,骨头  
总算长好了,但经不  
住我游山玩水瞎折  
腾,数年后旧病复  
发,这回刀开不成  
了,我的一条腿也  
落了残疾,只能勉  
强扶着助步器走路  
,幸福指数直线降  
降。养狗养出终身  
残疾,这是我做梦  
也想不到的。我从  
爱狗一变而为恨  
狗。但后来有个懂  
行的人告诉我,斑  
点狗是天底下最  
和善的狗,那两条  
“害人”的斑点  
狗只不过想跟我的  
巴儿狗套近乎,并  
非存心

## 十日谈小启

一部《泰囧》将“囧”  
字演绎得有声有色。囧  
,本义“光明”,后因  
字形和人尴尬时的表  
情很像,被理解为通  
“窘”。人生中谁不  
会遇上些大大小小的  
囧事,对此,不知道  
你是泰然处之还是  
张皇失措?欢迎分  
享故事到: xwq@wxjt.com.cn。

向往已久的新民晚  
报首届国际兰展终于  
开幕了。天气正好,  
一进入辰山植物园  
,就感觉春光无限。

甫一入门,我的全  
身心立刻被兰花填  
满了。金黄的文心  
兰铺满天棚,玫红  
雪白的石斛兰和蝴  
蝶兰堆满了墙角,  
地面上还有珍贵的  
硬叶兜兰、杏黄兜  
兰,几十朵在一起  
竞相开放。

许多国家的兰花协  
会也来参加展览,  
兰场、个人收藏者  
、爱好者也纷纷拿  
出珍爱的兰花。西  
班牙兰协的展区热  
烈奔放,德国兰协  
的展区美丽而规  
整,新加坡兰协的  
展区摆满了精致  
的插花,而意大利  
兰协的展区就  
是一架兰花组成的  
管风琴……我在花  
丛中,看到了各  
国人民爱花惜花  
的美丽心灵。

走到法国展区,  
我却疑惑了。法国  
人不是最艺术最浪  
漫的吗,可眼前的  
法国兰协展区的  
布置,非但不美  
,反而让人觉得  
压抑。那是一些  
用破旧的死竹搭  
成的架子,架子上  
用线吊着一排排  
万代兰。法国人怎  
么

会这样布置自己的  
展区呢?可是看了  
下面的牌子,我明  
白了。牌子上写  
着“源于自然”,上  
面说,人们自从发  
现了美丽的兰花,  
掌握了杂交与育苗  
技术之后,许多美  
丽的新品种诞生  
了,可是,这些新  
品种只是为了人  
类的审美打造,并  
不能适应自然环  
境。与此同时,自  
然界的兰花却因  
为人类的贪婪和



会这样布置自己的  
展区呢?可是看了  
下面的牌子,我明  
白了。牌子上写  
着“源于自然”,上  
面说,人们自从发  
现了美丽的兰花,  
掌握了杂交与育苗  
技术之后,许多美  
丽的新品种诞生  
了,可是,这些新  
品种只是为了人  
类的审美打造,并  
不能适应自然环  
境。与此同时,自  
然界的兰花却因  
为人类的贪婪和

会这样布置自己的  
展区呢?可是看了  
下面的牌子,我明  
白了。牌子上写  
着“源于自然”,上  
面说,人们自从发  
现了美丽的兰花,  
掌握了杂交与育苗  
技术之后,许多美  
丽的新品种诞生  
了,可是,这些新  
品种只是为了人  
类的审美打造,并  
不能适应自然环  
境。与此同时,自  
然界的兰花却因  
为人类的贪婪和

会这样布置自己的  
展区呢?可是看了  
下面的牌子,我明  
白了。牌子上写  
着“源于自然”,上  
面说,人们自从发  
现了美丽的兰花,  
掌握了杂交与育苗  
技术之后,许多美  
丽的新品种诞生  
了,可是,这些新  
品种只是为了人  
类的审美打造,并  
不能适应自然环  
境。与此同时,自  
然界的兰花却因  
为人类的贪婪和

会这样布置自己的  
展区呢?可是看了  
下面的牌子,我明  
白了。牌子上写  
着“源于自然”,上  
面说,人们自从发  
现了美丽的兰花,  
掌握了杂交与育苗  
技术之后,许多美  
丽的新品种诞生  
了,可是,这些新  
品种只是为了人  
类的审美打造,并  
不能适应自然环  
境。与此同时,自  
然界的兰花却因  
为人类的贪婪和

常听朋友抱怨说,  
北方的春天总是  
姗姗来迟,又匆匆  
离去。北方,简  
直就没有春天!

其实,相对于南  
方的“四季如  
春”,北方的四  
季当属最分明  
的了,只是因了  
北方的春天在  
热烈之中不乏  
有种平淡——  
纯粹、悠远、  
平和而寂寥,  
春色似乎是在  
春夜里潜滋暗  
长着。这种不  
事张扬的“暗  
长”,使得众  
多的人难以察  
觉。每年立春  
过后,尽管依  
然寒气逼人,  
但是大地已经  
苏醒,万物开  
始复苏,雨水  
过后就是“沾  
衣欲湿杏花雨  
,吹面不寒杨  
柳风”了。田  
野里的麦苗由  
浅黄变得淡绿  
,泥土中的小  
草也跃跃欲试  
,等待着“春  
风吹又生。”  
该是踏青的季  
节了,人们被  
春风鼓动着,  
三五好友,结  
伴而行。踏青  
不一定要远行  
,近处的郊野  
、岗坡、湖边  
就足够了。沿  
着松软的小路  
缓行,淡绿色  
的枝头时有三  
两只鸟儿啁啾  
跳跃,不远  
处的菜地里,  
青的葱,绿的  
菠菜可着劲往  
上长。更让人  
心动的是野菜  
族一团团、一  
簇簇在田埂地  
头热热闹闹地  
相拥着,那抹  
鲜活的嫩绿,  
醉了春风,让  
人喜在心头。

记得当年在乡下  
“插队”,“春  
荒”是很难熬  
的。每天起早  
贪晚的下地干  
活,却又青黄  
不接,上年秋  
天贮存白菜、  
萝卜都已经吃  
光,只有啃着  
玉米饼子就咸  
萝卜,吃得嗓  
子直冒酸水。  
有同学发现一  
些老乡干活休  
息时,常拎个  
小筐进山遍野  
寻觅着什么,  
后来才知道是  
在挖野菜呢。

于是同学们争相  
效仿,每天上山  
也带把小刀,  
拎上小筐,跟  
老乡们学着挖  
野菜。从那时  
起,我才认识  
并知道了许多  
野菜的名字:  
苦菜、荠菜、  
马风菜……中  
午回来,同学  
们把挖到的野  
菜聚到一起,  
洗净后摆到饭  
桌中央,大家  
一口玉米饼,  
一口蘸着大酱  
的野菜,吃得  
真是香甜。遇  
到野菜挖多的  
时候,值班做  
饭的同学就把  
它剁碎,和着  
玉米面蒸成  
面团,再熬一  
锅野菜汤。待  
到热腾腾的菜  
团出锅,每人  
又端上一碗野  
菜汤时,同学  
们无不欢呼雀  
跃。打那以后  
,野菜在我心  
中就成为了春  
的标志和参照  
。

北方的春天或许  
不如南方那样  
浓烈,那样春  
深似海,然而  
争奇斗艳的古  
典诗词对春的  
咏叹,也并非  
是用华丽的词  
藻去铺陈春光  
的艳丽芳菲,  
大多是寥寥几  
笔,就足以勾  
人心魄了。“  
春江暖鸭先知  
”、“陌上杨  
柳绿如烟”  
,这些咏春的  
绝唱都是以接  
近直白的语言  
采撷浓春之  
中的一两个饶  
有意境的景观  
而止,便止笔  
而留白。这种  
虚实相生的方  
法,给读者留  
下了很大的想  
象空间。

细细想来,写诗  
是这样,人生也  
莫不如此。几  
十年的光阴稍  
纵即逝,能够  
做成一两件事  
情已经很不容  
易。选择一份  
自己喜欢的工作  
,过一种自己  
喜欢的生活,  
做一两件对社  
会有益的事  
情,这是一种  
意境。若在有  
限的时间里,  
既想当官又想  
发财,鱼与熊  
掌都想兼得,  
到头来只能落  
得个“轻薄桃  
花逐流水”的  
结局。鉴古观  
今,贪胜求全  
者,无不心浮  
气躁,最后以  
失败告终。

“动人春色不  
须多”。善哉  
斯言!



地球上曾经有过  
如此美丽的生  
物?带着思索  
向前走,我看  
到了法国展区  
的第二、第三  
部分。一片葱  
茏中,点缀着  
星星点点的亮  
色,那是在人  
们努力之后重  
返自然的兰花  
,在树梢上、在  
草地中闪烁  
着。法国兰协  
展区,让人落  
泪,也让人警  
醒。

兰花的美丽,让  
人痴狂,不分  
国界、种族,  
没有人能抗拒  
这份心灵的震  
撼。世界上美  
丽的花朵还有  
很多,可是没  
有一种能像兰  
花这样风靡世  
界。这并不奇  
怪,我们的祖  
先就是从长满  
兰花的热带森  
林中走来,早  
在那个时候,  
对这美丽植物  
的眷恋,就已  
经深深地刻在  
了我们的心里  
。人类与兰花  
的关系,就是  
人类与自然  
的关系,人类  
也好,兰花也  
好,最重要的是  
,我们共同生  
存在这仅有的  
一个地球上  
,只有处理好  
双方的关系  
,人类才能获  
得长久的幸福  
,才能永远地  
拥有这份美丽  
。

明日请看一篇  
《大姐的山兰  
兰之恋

动人春色不须多

王本道